

綠色生活小品

李偉文

中華民國荒野保護協會理事長

之一：有季節感的自然生活

搬到山上後，對於一年四季的變化，感覺上具體多了，不再像都市人必須透過電視來告訴你：「大閘蟹的蟹黃大餐上桌了，所以，秋天到了！」或者是靠百貨公司換季大拍賣或春裝上市的廣告來報訊，甚至對於很多朋友來說，也許從每天一早上起床，到地下室開車，然後停車在辦公大樓的地下停車場，一天24小時幾乎都在空調的人造環境裏，對溫度、氣候的變化幾乎無法感覺出來。

與雙胞胎女兒AB寶散步時，看到遠遠近近的各種樹木枝桠末梢，透出淺淺深深各種綠、嫩綠、鮮綠，**就知道春天到了**。晚上要就寢時，早起的紫嘯東的鳴叫聲從單調粗糙的單音，變成婉轉又柔美的歌聲時，**又提醒我，春天到了！**喜歡古人「春耕，夏耘，秋收，冬藏」那種清清楚楚的節奏，就像我喜歡當學生的日子，因為有「開學、玩耍、考試、放假，開學、玩耍、考試、放假」做為起承轉合的生活方式。進入社會工作，面對數以千計萬計的日子，一口氣鋪陳在面前，沒有標點，沒有段落，日子過得就有點模糊了。幸好住到山上，總算逐漸恢復了古代那種有季節感的自然生活。

在社區裏散步，常常一晃就是大半天，不是跑到別人家裏泡茶聊天，就是被路旁的某些動植物給吸引住了！串門子這種古

老的習慣，在山上居然還保持著，其實說起來也蠻好玩的，左鄰右舍經常會拿著各種食物來分享，有時候是他們自己做的蛋糕甜點，有時候是一鍋湯或滷味，不然就是有機蔬菜或水果。

想起前幾天鄰居小琦在我們家大門上留下了五彩斑斕的圖畫：**「我與春天約會去了！」**只要假日留在山上的日子，早上與傍晚，總會和AB寶在社區裏幾條不同的步道散步，回家前順路到小琦家，AB寶若是看到小琦阿姨不在家，就會在門口的圖畫冊上留言，然後小琦回家看到，散步時又會到我們家回覆留言。

哇！真好，與春天有約！與陽光有約！
有一則令人羨慕的現代「童話」！

曾在美國哈佛大學任教的哲學家桑塔耶納，有一天正在上課時，看見夕陽斜照入教室，突有所感，一手扔掉粉筆說：「我與陽光有約！」隨即步出教室，從此放棄了人人稱羨的教職，悠遊於世。

可是，大部分的人，只能喟然嘆道：「我與客戶有約！」然後守著小小的辦公桌，守著電腦螢幕，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年復一年！我們曾經擁有過的夢想，是否就在現實中逐漸消逝了？我們是否在忙碌的生活中，逐漸失去了對生命的感動？

假日長長的散步，這種看似悠閒又看似空白的日子，其實是豐富又充實的。就像《少年小樹之歌》書中寫的：「我們讓自己的生活過得充實極了。我們常常到山中欣賞四季的美景，只要三個人之中有人發現了動人的事物，無論是秋天那片最艷紅的落葉，還是春日綻放最美麗的紫羅蘭，發現的人一定會仔細地指給其他兩個人看，確定他們都知道了。這樣，我們才能一起分享與品嚐所有的美好經驗。」

AB寶散步時不只是走路，除了蹦蹦跳跳之外，還東張西望的尋寶，不管在社區的蘭溪或幾條山徑步道，甚至走在車行馬路上，都不時會有意外的驚奇！比如說只要停下腳步，往兩旁的樹梢望去，幾乎都可以找到松鼠；或者像這種春寒乍暖的陽光下，也可以發現蛇出來曬太陽，甚至在前些時候，居然有位朋友在社區入口圓環附近撿到一隻毫髮無傷的穿山甲。

除了期待撞見野生動物的驚奇之外，在不同季節我們會撿拾一些特別的植物果實或種子。比如說，會飛的種子最吸引AB寶了，大葉桃花心木的種子附有一大片彎彎的葉子，往上一丟，像直昇機螺旋槳一般姿態萬千的飄落。還有包在棉花裏到處飛的木棉種子，也是我們看誰能在空中攔截最多的比賽。另外有許多長相很特別的毯果以及各式各樣的莢果或顏色漂亮的豆子，也是我們尋寶的對象。

平常邊玩、邊觀察，有時候隨手撿一些放在玻璃罐裏，就如同荒野保護協會在辦園遊會攤位展示時的「摸摸看，聞聞看，連連看……」許多生態遊戲的道具一般。沒想到在去年AB寶的寒假作業中，這些種子卻發揮了意想不到的用途。

公共電視每年寒暑假都會為小朋友規劃特別的節目，同時依據內容，也幫老師設計了給孩子的作業，作業裏有一項是要孩子為三怪人設計一座恐怖的城堡。我看示範圖蠻簡單的，就是用卡紙摺成塔狀，然後在塔上用彩筆畫出嚇人的圖形。

我們也沒特別想到什麼，只見AB寶找出平日收集的種子與莢果，她們看看好像不夠多種，在散步時又繞到小琦阿姨家要了一大袋。回到家後，她們很認真地忙了一整天，又剪又裁，又剝皮又掏種子，又黏又貼的，原來她們設計的城堡重點不只是城堡本身，圍繞著城堡的庭院更是用各種自然物，包括小枯枝，奇怪的葉子……等等。塔裏面還點了她們去年暑假到科學教育館上課時學到的燈泡與自動開關。

盧梭曾說：「教育是人、經驗與自然的組合」。我們平常只是陪著AB寶在大自然中玩耍，沒有要求也沒有教導，可是在無形中她們卻學會了最重要的想像與創意。

之二：少即是多，近就是遠

當我們習慣了照明之後，眼睛就退化了。或者也可以這麼說，當我習慣於聲光刺激之後，我們的五官逐漸感受不到自然世界豐富的細微變化。

我有一次印象深刻的經驗，荒野保護協會在早年舉辦的墾丁自然體驗活動時，當年大尖山還可以爬上去，我們貪看夕陽，自在的享受涼風吹拂，下山時已經天黑了。在那有點陡峭的山路及石塊間跳躍，總覺得手電筒照出的範圍不夠大，看不清楚四周路況。無意間把手電筒關了，才忽然發現，皎潔的

月光映照出明亮清晰的銀色大地。

這兩年荒野在夏至晚上的「夏至關燈活動」，讓我回憶起這一段經驗。同時也想起人類物質文明雖然帶給我們方便，但是，是不是讓我們反而愈來愈疏離，愈來愈沒法看清楚自己？

就像是有了汽車，距離或許不再是問題，但是人與人、人與自然的距離，卻是愈來愈遠了。

假若高山纜車可以使我們輕易到達玉山頂峰，那麼登玉山會再是一件令我們覺得神聖的憧憬嗎？

是的，近就是遠。

我們擁有的愈少，反而會得到更多。

當我們關掉燈，我們才能看到一整個星空。

聖嚴法師說：「我們需要的不多，想要的太多了！」

泰戈爾說，一個人擁有什麼，他的限制也就在那裏。當我們追求以及擁有許多我們想要的東西時，或許我們是富裕的，但若能夠不需要他們，這就是力量。

之三：哀逝過舊遊處

有人認為天下最不堪回首之景有四：

哀逝過舊遊處，

悵亂說太平事，

花發向陌頭別，

覺來覓夢中過。

對生命的感懷縱然從古至今沒有太多差異，但是現代人所面對的情境與壓力，卻大不相同。

首先，現代人面對的最大挑戰，就是環境快速變遷所導致的不確定感，嚴重一點的甚至會對於自身的存在產生失落，以致於喪失了生命意義的虛無感。

在臺灣長大的中年人，幾乎沒有人可以找到他小時候成長的巷弄，古人以滄海桑田來形容時間的久遠，在臺灣，似乎只要我們一個不留神，你就不再認得你的家鄉。

當過去的記憶所依存的环境都已不在，我們的存在似乎就像花果山的孫猴子一般。

或許我們沒有那麼多閒情逸致在回頭感懷，應付現時的忙碌已喘不過氣來。可是，生活中許多現象又令人錯亂：年初還在大張旗鼓擴張的企業，怎麼年底就破產了？昨天還惡言不斷視為寇仇的敵人，怎麼今天就變成可以生死與共的親密戰友？

有人說，這是全球化競爭下的結果。

有人說，這是價值失落的時代。

為了生存，每個人只好像變形蟲一般。

為了適應潮流，每個人只好忘掉到底自己是誰。

若說有人說，哀逝過舊遊處是古人的不堪，那麼現代人更大的悲哀是連舊遊處也不見了！

我認為，生命中有些不變的東西是重要的。

我也努力地生活中維持些傳統。

在這個一切事物都變化快速的現代，仍保有一些小小的傳統，讓生活有點安心，有點期待，有點溫暖，或許是我們手無寸鐵，面對這個世界，苦中作樂之道吧！